

新惊险小说译丛

# 逃出盗窝

君特·布劳恩 著  
约哈那·布劳恩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惊险小说译丛

# 逃出盗窝

程西群·布劳恩 著  
程西群·布劳恩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內容提要 ·

这是民主德国新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惊险叢書之一。

这故事是写：西德的一个车床工人的儿子，父母死了之后，他那个法律保护人——一个资本家把他送进了没有自由的教养院里去。一个强盗把他骗了出来，要他做助手。他为了要做一个正直而自由的人，不愿做罪犯，决意逃出盗窝；但是这愿望在西德是无法实现的。最后，他历尽了艱难險阻，逃到了民主德国，他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从这孩子短短的經歷中，深刻的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摧殘儿童的罪恶。

本書原名“丙中一个說：我不来”。

Gunter Und Johanna Braun  
Einer Sagt Nein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1955

## 逃 出 盜 窩

君 特·布勞恩 著  
約哈那·布勞恩

廖 尙 果 譯

江苏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新华書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張 1 5/6 字數 34,000

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二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數 18,001—22,000

那是夏末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在汉堡附近的公路上响着一辆运货马车的轮蹄的声音。车上装着新锯好的木板。坐在前头驾驭着那匹瘦马的男子，浮肿的脸，水汪汪的蓝眼睛，毫不用力地拿着那条缰绳无目标地望着前头。忽然，他把上身转过来，推着他背后那一捆麻布袋，轻轻地說：“现在可以出来了。”

麻布袋一移动，鑽出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有一张瘦削的脸，鼻子上堆满了雀斑，乱蓬蓬的头发。一接触到阳光，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他一边笑着，一边拍掉肩膀上的刨花。

“到了点名的时候看不见我，他们一定会詫異。我們做得真好。”

那男子沙着喉嚨回答：“你的运气不錯。”

“沒有好运气还成？过去我都是倒霉。你現在到哪里去？”

“回家。”那男子說。“你可以一块去。”

“你用我做伙計嗎？”

“雇用一個从教養院出來的人，要好好地考慮過才成。”

“這樣嗎？”他皺着鼻子問。“那麼你為什麼把我帶出

来呢？不是你，我怎能够逃出来。我以为永远不会有自由的希望了。……那里面真的比地狱还惨。”

“是吗？”

“当然啦！每天吃糙得要命的麦汤和搭着一些糖浆的面包，一天到晚在田里、在锯木厂里工作，还要挨打，钱是一个都没有的。夜里把衣裳拿走，你要逃也逃不了。还有那些同住在一块的贼骨头！你要和他们同住过，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你是什么呢？”那男子这样讽刺他。

“我是一个到处流浪的无业游民。有一次，我从一列货车里就在车站的附近跳了出来，警察把我抓住了。这不是一樁极平常的事吗？”

“你有父母吗？”

“死光了。”

“没有亲戚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父亲是在非洲战死。母亲和我是临时搬到汉堡这边来的。我们的生活很苦，连一间屋子都没有。但是我并不垂头丧气。我对母亲说：‘我们总有一天，会搬出这个地洞的。我好好地在学校里念书，将来我们租一所房子……。’有一天，我由学校回来，她死了，她是害肺病死的。”

那男子低着头，做出一付表示同情的样子，很和蔼地

对他說：“人生就是如此。但是，我的好孩子，不要害怕，我帮助你变成一个了不起的好汉。我正用得着象你这样一个孩子。你愿意替我工作嗎？”

那少年想了一会才回答：“你是做木材生意的嗎？”他說話时，手指着那些木板。

“这是我替别人运的，省得他自己到锯木厂那边去运。”那男子这样向他解釋。“我做的什么生意，讓你自己看好了。我們的营业范围很广。”

“我叫做維夫力·哈尼。”那少年不加思索地回答。“假如你愿意用我的話，我愿意替你做工。我什么事情都做。必要时，我可以扛得起一百磅重的东西，还可以打扫猪欄、牛欄，或者通阴溝——最要紧的一着，就是我自由了。我从前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在教养院里面我才認識了自由的意义。做一个男子汉，自由的男子汉，不受稽查員監督。你要什么，便做什么，一个不高兴，你可以不干。”

他說話的时候，伸了一个懒腰，并回头望了一回。他后面是一条积滿了尘土的公路，再过去轉几个弯，就是锯木厂，锯木厂的前头就是那个教养院。“我还没有謝謝你呐。……你叫什么名字？”

那男子把手按着維夫力，叫他坐下去。“你叫我奧士卡叔叔就成了。”

奧士卡叔叔在漢堡的一個廠棚裏面安排好他睡覺的地方。三天後，他開始替奧士卡叔叔工作了。奧士卡叔叔叫他和兩個他不認識的年輕人，從漢堡港口的一個棧房裏面，把幾個木箱子拿出來，放在奧士卡叔叔預先告訴他們的那個地窖裏面。

奧士卡叔叔還對他說，要他半夜十二點鐘到港口去，他很詫異地問：“為什麼要在半夜呢？”

“我們時常在半夜裏工作！”奧士卡叔叔很冷靜地對他解釋道。“用不着讓那些警察知道。”

“那末，這不是叫我們把那些木箱子偷出來嗎？”

“給你猜中了。”

第二天奧士卡叔叔叫他去通知一個男子再把那些木箱子運走。到了第三天，奧士卡叔叔指着一個先生對他說了些話，要他跟踪這個先生，要他告訴奧士卡叔叔：這個先生什麼時候由銀行裏走出來，走到哪里去，後來奧士卡叔叔又要他站在車站附近的一個地方看風色，奧士卡叔叔自己和他的幾個朋友走進停在那里的一列貨車裏面去了。等到他們背着好幾袋東西從貨車裏面走出來後，維夫力低聲問：“這不是偷來的嗎？”

這次奧士卡叔叔打了他一個耳光說：“把嘴閉起來。難道一切都要讓有錢的人們吞進肚子裏面去，不應該也讓我們拿些出來平分嗎？”

維夫力心里想：這話也不錯。他一邊想，一邊用手背涼涼自己那張火熱的臉。“有錢人什麼東西都有，我們分他幾袋東西也算不得罪過。”他忽然想起小時候讀過的那些故事，想起那些有良心的強盜，搶了商人的東西，分給那些窮人。他想到這裡，就得到了一個結論：“好的，我現在就做强盜，放膽去搶東西，人們不給我的，我自己憑本事把它弄來就是……”

維夫力恨透了那些有錢人。當初不是一個有錢人把他送進教養院裡面去的嗎？當他那一次在車站附近從貨車裡面跳出來時，被警察抓去了，那個說是負責增進青年幸福的青年局局長給了他一個法律監護人。這個法律監護人是一個製造各種刷子工廠廠長。他很有錢，外表上很和氣。他家裡養着一缸缸的，各式各樣的魚；一籠籠的，各式各樣的鳥。他並沒有禁止維夫力，欣賞這些魚、鳥。有一天他對維夫力說：“我的兒子，我替你考慮過了，對你最適宜的是我們的教養院。你在那裡面可以學會許多本事，你這個小流氓可以交結許多規規矩矩的人做你的朋友。”維夫力回答他，不願意進教養院。他於是動起氣來，大聲地罵：“你這個忘恩背義的小畜牲，我化了不曉得多少時間，才替你在教養院裡面弄到了一個名額，你竟不願意去。但是，我何必要問你願意不願意呢？明天讓教養院派人來把你帶去就是。”——



維夫力現在決意要報仇。他預備先弄得一些錢，然後學會一些手藝，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不管是什麼職業，只要是職業就成了。

一天天的過去，奧士卡叔叔口頭上雖然說會分錢給他。但是除了給他付掉床位的租錢之外，只給過他幾個馬克的零用錢，有時候也只是替他付一頓飯錢，或者一杯酒錢罷了。

維夫力想不通：“我們搶了有錢人的許多東西，為什麼我還是窮光蛋一個？他決意要問奧士卡叔叔，那些偷來的東西弄到哪裡去了。”

“這不關你的事。”這是他得到的回答。

“什麼時候才分錢給我？”他很性急地問。

奧士卡叔叔很圓滑地微笑着回答道：“到你有資格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算是資格呢？”維夫力一定要知道。

“這完全要看你自己。”奧士卡說時從衣袋里拿出了兩個馬克交到他手里。“你要把本領學好。”他很和藹地繼續說。“在我們這個圈子里面你還是個新手。我們是會不會虧待你的。”

一天晚上，要他和他們圈子里面的幾個嘍羅搶一間珠寶鋪子。他到得太遲了。他在那個約好的地方等了一會，不看見嘍羅們到來；他正想回去，忽然看見好些警察

押着他那些賊骨頭伙計從前面走來。幸亏他機警，居然逃脫了。

他第一次害怕起來。

“如果警察們把我抓到，我不是又要進教養院嗎？”他問奧士卡叔叔。

奧士卡叔叔所答非所問地笑着說：“這事情我已經替你辦妥了！”他說時手拿着一張出院證書給維夫力看；證書上面還蓋着教養院的戳子和院長的簽字。維夫力知道，有了這張證書，就可以在外面找事情做，所以他伸手要把它接過來。

“不許動！”

“你怎樣得到了這張證書？”

“這是我的秘密。”奧士卡說時把它摺好插進衣袋里。

那天夜里，維夫力在床上翻來復去睡不着。他心想：“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不會有好結果的。奧士卡叔叔要把那張證書交給我，我才真的是自由了。我唯有哀求他答應我這一個要求。”

過了幾天之後，他對奧士卡叔叔說：“你把那張證書給我吧，我要找工作做。”

“你現在不是有工作做嗎？”

“我想學一些東西。”

奧士卡叔叔從衣袋里把那張證書拿了出來，用兩只

手拿着証書对他說：“你再說一句，我便把它撕破，还把你交給警察。”

維夫力咽了一口唾沫，他真的哭出来了。

那家伙拍着他的肩膀說：“我知道，不管什么事情，一开始总是辛苦的。很快你便会习惯的了。”

維夫力冲口說：“我現在簡直是过着不是人过的日子。你把那張証書給我吧，我求求你！”

奧士卡叔叔低着那个光头，漲紅了臉，勁都不動一下。

“你把那張証書給我吧！”維夫力再苦苦哀求道。

那家伙只把头搖了一下。

“你不給我，那我只好就这样出去找事情做。”維夫力硬着头皮說。

那家伙对着他噓了一下。“包你出去便被警察抓去。我知道你会在警察面前做出一个懊悔的样子，淌一些騙人的眼淚，好象一切都是別人把你帶坏的。……我老实告訴你吧：如果你到警察那边去，够你受罪的！他們会把你甩进青年監獄里面去，那时候我劝你預备好一副小棺材，我的小朋友。你或者以为你把別人告发了，便可以免治你的罪。那你是夢想。我規規矩矩地劝告你，你是一个聰明人，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你偷偷地逃出去，或者向警察告发我們，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我們都

有本事把你找到。难道你真的要走絕路嗎？难道你到了沒有路走的时候，自杀了事嗎？那張証書我是不給你的。你沒有那張証書，你就是一个逃犯，随时随地，任何人都可以叫警察来抓你，你是沒有路可走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懂得这些道理才好。”

“但是，这样我不能够活下去。”

“非要你活下去不可。我們大家都不愿意这样活下去，但是我們不还是要活下去嗎？”现在他又替維夫力打气說。“你不要垂头丧气，我的儿子。我們很快便会有足够的錢。那时候决不会有人查問我們的錢是由哪里来的。这一类的人，我認識的很多。”

維夫力臉上露出很詫異的样子。

“你可以相信我。”奧士卡叔叔使勁地說。“在我們还没有足够的錢之前，你要鼓起勇气来。我对你重說一遍：如果你逃走或者向警察局告密，那你写好遺囑好了。我們总会把你找回来，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象你这样的身份，你是絕对找不到工作做的，你可以試試看！”他們那天的談話，就談到这里为止。

維夫力只好挨着过他的日子了，这样的日子当然是过得不舒服的。每天夜里他总是和嚙罗們一同出去做坏事，他不是把风，就是把偷来的东西运走。奧士卡叔叔象过去一样，有时候給他兩三个馬克，或者給他一件旧衣

裳。

他心里想：这样的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才算了结呢？他害怕奥士卡叔叔，好比害怕教养院里面那个稽查员一样。奥士卡的眼睛好象每一天都对他说：“你当心好了，小家伙，你逃是逃不了的，我们把你控制得牢牢的。”

过了一个时期，奥士卡叔叔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

清早，天刚亮的时候，阳光照在汉堡那些高高的建筑物的屋顶上。马路上还没有什么行人，空中铁道、汽车和电车还没有开始通行。钟楼上的钟才敲了五下。这时候，有一辆四个轮子的板车，装满了一箱箱的水果和一篮篮的菜蔬，从阿尔斯德河南岸那个万士贝克市镇的菜市上拉出来了。前头那个男子，衣裳上面套着一件灰色的工作服，埋着头，弯着腰，一步步地拉着车子前进。他那一双耗子一般的灰色眼睛只望着脚底下那条石子路，好象一大堆的算术题目，在他的脑子里旋转。维夫力跟在板车后面，帮他推车。清早的冷气把维夫力那张有雀斑的脸都冻红了。他低着头推车，没有向左右两边望过，只轮流把插在裤袋里面的手，换那个推车的手。

在一所墙壁已经有些剥落的高房子面前，那辆板车停下来了。一级级的石阶通到地窖里面去。那个做蔬菜和水果生意的费列德列·舒太凯的铺子就开在这地窖里面。

維夫力把那一簍簍的榮蔬背進地窖里面去之后，便幫助舒太凱把那輛四輪板車推到房子后面的院子里面去。

“还有什么要我幫忙的？”維夫力問。這時候舒太凱正拿着一支粉筆把各樣榮蔬的價錢寫在一塊黑牌子上面。

“不用你幫忙了。到後面喝杯咖啡就回去吧！”

“舒太凱先生……”歇了一下他才吞吞吐吐的說下去。“如果你……我可以……假如你高興的話，我可以每天來幫助你。我有的是時間。”

舒太凱回答時用手指把一個劃得太長的數目字揩去：“以後再說吧，現在還不成。我不知道怎樣算錢給你。”

“我就這樣幫助你也成。”

“凡是工作都要算錢的。”

“你以後算錢給我好了。”

“我不願意占你的便宜。如果你願意等……我的情形很快就會變好的。”

“你的咖啡在哪裡？”維夫力忽然這樣問。

“在後房那張桌子上面。”

到維夫力喝完咖啡出來，街道上已經嘈雜得很了。

他走到哈姆市區的一間小咖啡館面前，把腳步停了下來。在玻璃窗後面他看見一個紅臉漢子。他在玻璃上

面敲了一下，奧士卡叔叔便出來了。“怎樣？”

“他不能夠雇用我。”

“輕點說。他把那東西放在什麼地方？”

“錢嗎？在後面那個小房間里。把那塊綠帘子拉開來，那個錢箱就在綠帘子後面。”

“他什麼時候到菜市那邊去？”

“四點鐘”

“明天也去嗎？”

“是的……但是我們不可以……他是一個窮人。”維夫力說時不敢望着奧士卡叔叔。

奧士卡叔叔把下巴朝前噉了一噉。“你以為他是窮人嗎？他很有錢，新得了遺產，數目很大。我們探聽清楚，他沒有把錢存到儲蓄銀行里去。你明天再去幫他的忙嗎？”

“去的。”

“你們從菜市出來，慢慢地走回去好了。這裡一個馬克。”奧士卡叔叔把錢放到他手裡，自己便回到咖啡館裡面去了。

第二天下着很大的雨。舒太凱身上穿着粗毛大衣，腳上穿着膠靴，一步步地拉着車子向市場走去。雨點打着市場上的白鐵屋頂，象擂鼓一般地響着；雨水衝着腌臢的菜葉，向水窪子流去。站在兩旁攔着木欄杆的板車前面的馬，身上滴着雨水，在冷得發抖。

等在市場入口的維夫力，終于把舒太凱等到了。他幫助舒太凱把那些菜蔬、水果搬到板車上面去。他工作得比昨天慢些，可能是因為下雨的緣故。他冷得打寒噤。

舒太凱用一張帆布把水果、菜蔬蓋好了，然後對維夫力說：“我們先喝一杯酒再走吧。”

舒太凱拿出兩支香煙，一支啣在自己嘴里，一支遞給維夫力：“你也抽一支吧！”

維夫力把香煙接過來。他的手指頭是濕的，因而香煙也濕了。

“你冷得打寒噤。”舒太凱很關心地說。“你再喝一杯吧，今天是我的好日子。”

“什麼，你的好日子？”維夫力說時並沒有望着舒太凱。

“是的，我得了遺產。到今天，剛好是四個星期。我在附近阿爾拖拿那邊買了一間鋪子，說好今天成交，一間很好的鋪子。我的好孩子，你在我鋪子里做伙計好了。我可以按月算工錢給你。”

“有這樣的事？”維夫力做出一付很詫異的樣子。“你不是昨天還說，你不能够算錢給我嗎？”

“這是不錯。”舒太凱很鄭重地低聲說。“我們總要事事謹慎才好。得了遺產，這是不可以隨便對人說的。為了這緣故，我也不把錢存進儲蓄銀行里面去。我曾經在儲蓄



銀行里面損失了一些錢，所以我特別謹慎。”現在他又叫了兩杯酒。“我相信你，維夫力。你替我賣菜。你願意嗎？”

維夫力恨不得大聲叫起來回答他：“我願意。”他的心象打鐵一般地跳動着。盼望了這麼久，居然可以有一份職業，一份規規矩矩的職業。

“你是不是願意？”

“當然是願意的。”維夫力點頭答應時，他的腦筋却想着別的事情。

下過雨的街道，走起來好象比平時遠得多。維夫力一邊走，一邊想：“他要用我做伙計，在他的新鋪子裏面。他為什麼昨天不對我說呢？現在他不能夠用我了。我不應該告訴奧士卡叔叔：他的錢是放在什麼地方。我應該當作不知道，或者告訴警察……告訴警察嗎？他們會把我關進教養院。那張證書在奧士卡叔叔手裏。我的運氣真壞。”

這樣一份好的職業！或者奧士卡叔叔他們還未曾到達地窖裏面；或者他們一到那邊，我們也已經到了，我們可把他們吓走。

雨停止了。只是有時候還有一兩點大點的水從路旁房子的檐槽滴下來。維夫力細看着舒太凱那個駝得很厲害的背和那一條伸到前頭去的頸項；並看着他那雙皮包着骨頭的瘦手，抓着板車兩旁伸出的兩條棍子，一步一步前進。維夫力不歇地想着：或者還未曾發生什麼吧。……